

昭君福祸难定论 立意高低各不同

——涉及王昭君的咏史诗试析

叶卫民

(龙岩财经学校 福建龙岩 364000)

摘要:就涉及历史人物王昭君的咏史诗所持的主要观点作些粗浅的梳理、分析。对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的评价由于诗人们所处的时代、处境、环境甚至心境不同,导致角度不同,立意高低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其作为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

关键词:王昭君;咏史诗;评价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629(2011)S0-0012-03

古代诗歌中,分类五花八门,角度各异,有按题材分的,按时间分的,按押韵分的,按有无格律分的,按情感分的等,具体来说,比如山水诗、爱情诗、边塞诗、咏物诗、咏史诗、古体诗……而在一般人眼中,对于咏史诗,人们普遍是比较看淡的,总以为咏史诗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那么,何谓咏史诗呢?所谓咏史诗,就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诗评论。咏史,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题材内容之一。其实不然,首先,咏史诗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以简洁的文字为后人提供警示。其次,历代诗人的咏史诗,可以帮助人们证实历史,至少它可以作为历史史实的旁证、佐证,与历史相映成章。其三,不同的诗人对同一史实或同一人物角度不同,立意不同,观点也不同,可使人们思想更为深刻。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有关自古以来诗人们评价汉朝美女王昭君的咏史诗。

一

咏史诗,顾名思义,是离不开历史的,而鉴赏它更离不开历史。根据《汉书》、《后汉书》以及《西京杂记》介绍的内容,我们来看看昭君出塞的历史。在公元前33年,北方游牧民族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答应了。汉朝和匈奴和亲,就得挑个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进了皇宫,就像鸟儿被关进笼里一样,都巴望有一天能把她们放出宫去,当然受皇

上宠幸的除外。但是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却又不乐意。有个宫女叫王嫱的,字昭君(晋人因避讳晋文帝司马昭的名字,把王昭君改叫王明君),系湖北省姊归县人,长得美丽,又有见识,自愿到匈奴去和亲。元帝择吉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看到昭君又美丽又大方,甚至觉得汉宫也因她而生色。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他再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模样虽有点像,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样可爱。过去宫女进宫后,一般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到皇帝那里去听候挑选。于是让人调查,原来有个画工名叫毛延寿,给宫女画像的时候,宫女们送点礼物给他,他就画得美一点。王昭君没送礼物,所以毛延寿未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使汉元帝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大美女,他一气之下,便把画师毛延寿给杀了。

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她冒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到了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被封为宁胡阏氏,希望她能为匈奴带来安宁和平,从此,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她又在皇上“从胡俗”(即胡人“父死妻后母”的风俗)的旨意下,忍辱负重再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大阏氏的长子,虽然这违反了中原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她从大局出发,珍惜汉匈之间的友谊。打

收稿日期:2011-06-12

作者简介:叶卫民,男,福建平和人,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职语文教学与研究。

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长城内外出现了“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的景象,持续五、六十年未发生战争。王昭君在匈奴共生一男二女。昭君的死年和死地,史书没有更为具体的记载。当然,关于画工毛延寿的事是否属实,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评。

二

作为一个宫女,被历朝历代的诗人津津乐道,这种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却也可以说是极其少有的,并且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即使至今犹在史学界尚难完全有统一的定论。在搞清楚王昭君有关的身世生平之后,我们来看看自古以来有影响的诗人对她的种种评价。其中最主要的有:

(一)悲剧论

首先,我们来看晋朝石崇所写的《王明君辞》中的诗句:“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中英。朝花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作者对王明君的同情和惋惜,作者觉得王明君嫁给胡人是一种耻辱,好像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一样的。而几百年后的唐朝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对王昭君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燕支长塞雪作花,娥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见李白《王昭君》二首(其一)]、“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见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见白居易《王昭君二首》)唐朝几位大诗人的看法却也大致相同,而且几乎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认为王昭君出塞就是不折不扣的不幸,对于造成王昭君悲剧的原因也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昭君无钱行贿导致画工作弊,有的认为是皇上官僚,也有的认为是统治阶级的无能,对于诗人而言,他们能做的只有同情和惋惜,这与晋石崇的诗歌所定的基调类似,这也意味着除了白居易的诗的立意会略高些外,他们对昭君出塞的认识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这些诗人写的咏史诗给人的感觉更象是他们的读史初感。

(二)祸水论

王昭君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古人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分别形容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白居易最早提出了红颜薄命的观点,后

世往往也将美女与误国亡国联系起来,甚至抛出了美女祸水论。宋朝欧阳修在其诗作《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二首(其二)》说:“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明朝杨一清是这样写昭君的:“驱山举火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虏,画师应是汉功臣”(见《咏昭君》)。当然上述观点就历史表面现象而言也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前诗毕竟带有宿命论的味道,认为王昭君本身作为美女自古以来就是命苦,这多少带有唯心的味道。至于后者则纯粹是美女祸水论的卫道士。如果汉元帝娶了王昭君这样的大美女,则肯定也一样是会亡国误事的,而把她嫁给胡人,这不,也把单于给迷倒了吧?要不汉朝和匈奴之间怎么会和平几十年呢?这不是从侧面证明美女是祸水吗?但我们应看到隐藏在背后的一些历朝历代现象深处的一些制度上的规律性的东西,看到统治者极权统治下的自私、贪婪、腐朽的因素,才是关键的因素,方是造成统治者亡国误事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劝慰论

如果说认为昭君出塞是场悲剧,诗人留下的仅仅是同情的泪水,我以为这是较为肤浅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几首诗,诗人们就不仅仅是同情了,而是更进一层,也就是劝慰了,甚至认为不仅不值得悲哀,反而是有点值得庆幸的味道了。例如唐朝诗人王叡《解昭君怨》中提到“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宋朝王安石在其《明妃曲二首》中有这样的句子“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其一)、“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其二)。而清朝刘献庭的《咏昭君》却是这样的:“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空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上述这些诗人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些传统悲剧论调的一种否定,更是对王昭君出塞及其命运的理解,虽然王安石的诗句“人生失意无南北”多少也含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寄托之意,刘献庭诗中也包含了对当时封建后宫制度的一种暗讽,但上述几位诗人带有安慰色彩的较现实的观点,我以为还是较为深刻的,不是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是有所寄寓,立意高些,思路开阔些,格调也更高些,也更有富有诗意些,从而也更能启发和打动读者。

(四)讴歌论

随着星转斗移,到了现当代诗人笔下王昭君却又成为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大英雄。历史学家翦伯赞

在其《游昭君墓》中这样写道：“汉武雄图载史册，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而在郭沫若的《王昭君》中诗人更是加以称赞：“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词客各抒胸臆，舞文弄墨总徒劳”。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充分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对王昭君的壮举予以高度的赞扬。作为现当代的诗人，他们能从历史的高度，从汉匈之间的民族关系角度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评判一件历史事件，立意无疑是较全面和更深远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维护民族关系，用汉武帝的千军万马去对付匈奴还是以昭君一己之力去和平解决更好，从国家、百姓角度来看，其中的成本孰高孰低，那是可想而知的。确实，王昭君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是很崇高和伟大的，许多人认为今天呼和浩特市南部二十公里处的“青冢”便是王昭君墓地，但据现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了解并在其散文《内蒙访古》中说王昭君墓仅在内蒙古境内就有十几座，这一独特现象，说明当地老百姓对王昭君的一种爱戴，人们早已把她当做和平的象征来对待。

三

诚然，昭君出塞是她自己的选择，可以想象，要适应异域生活并且还先后嫁给单于父子，她的异域生活无疑也是很痛苦的，甚至是让人怵目惊心的，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是自愿的，那么她的自愿也许给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很大无畏的气概，当然这种自愿也许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无奈，她的出塞可能有很多的苦衷，我们今天只能猜测而已。我们知道封建社会后宫嫔妃数千人，真正能被皇上宠幸的毕竟是少数，作为宫女也面临着激烈甚至近乎残酷的竞争，选不上的毕竟是多数，这些所谓的多数人的命运其实与活守寡也差不离，她们躁动的青春多半也是被压抑着的，同样也非常痛苦，与其如此，不如另图他路，也许这才是昭君出塞的真正原因。但无论如何，昭君出塞确实是在客观上对促进汉匈友好

历史进程起着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避免更多人陷入杀戮之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两地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和平，后世的人们对其的同情或是惋惜或是歌颂各有其道理。

而作为咏史诗，不论是古代的诗人，还是现当代的诗人，诗人们对王昭君的评价是争论不休，观点各异。有的是为其不幸命运而感叹、惋惜，如悲剧论，这种评价只是一般的读史后感；有的则认为是美女是祸水，如祸水论，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则认为她也是有所值的，不然与中国古代成千上万的宫女一样，连名都没留下，如劝慰论；有的人从政治角度出发，为其对汉匈和亲作出重大贡献而高歌，如讴歌论，这种立意当然又更高更深一层。在诗中，有的是就事论事，有的则是托物咏志、借题发挥，有的是看重表象，有的则是看本质——究其原因，有的是学识的原因，有的是受时代局限的原因，有的则是政治需要的原因，等等。站在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立意，立意高低各有不同。按历史时代顺序去分析这些有关王昭君的咏史诗就会发现，诗歌的立意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全面，而有关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则是越来越生动、鲜明、丰满和崇高，可以说，她既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更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这也许就是有关王昭君的咏史诗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参考文献：

- [1] 翁德森，贾平年.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作品选精读 课文讲析[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2] 徐中玉，金启华.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作品选：上[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3] 班固. 汉书[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4]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
- [5] 葛洪. 西京杂记·王嫱[M]//五朝小说大观：卷3.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林清书]